

18-19世纪

羊城风物

——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



Souvenir from Canton
——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from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序言 (一)

这次能将200多幅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珍藏的中国外销画在广州展出，我们感到十分高兴。这些漂亮的水彩画是18、19世纪时英国人造访广州时购买以留为纪念的。看到它们在原产地陈列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希望广州市民会喜欢这个展览。

两国友好合作，带来了愉快的经验。图录的出版，凝聚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和维院的优秀学者的共同努力。广州市文化局领导们的大力支持，使展览得以顺利举行，我们在此致以崇高敬意。

中英两国自19世纪以来，已共同举办过无数展览。1885年在伦敦南肯盛顿区阿伯特堂举办的“国际新发明展览”，中国参展后还将展品赠予维院作永久珍藏。维院的使命是让全世界更多人欣赏到艺术品带来的喜乐和心灵提升。我们期盼继《羊城风物》之后能和广州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院长
马克·钟斯

英国文化委员会视觉艺术总裁
安芝亚·罗斯





Foreword I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that over 200 Chinese watercolours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are being shown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These beautiful paintings were collected by British visitors to the bustling city known as 'Canton'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o see them displayed in their place of origin is a happy and meaningful occasion, and we hope that the citizens of Guangzhou will greatly enjoy the exhibitio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institutions has been both stimulating and rewarding. The exhibition and the accompanying catalogue have brought together outstanding scholarship from the Guangzhou Museum of Art, the Guangzhou Museum,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e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Botany and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ost importantly, it is the enthusiastic and inspirational efforts of the Guangzhou Cultural Bureau that has ensured the realisation of this exhibition.

Britain and China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numerous exhibitions before. Chinese exhibi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Inventions Exhibition*, held at the Albert Hall in South Kensington in 1885, are now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V&A. The mission of the V&A is to enable everyone to enjoy and appreciate its collec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Guangzhou after *Souvenir from Canton –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from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ark Jones
Director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Andrea Rose
Director, Visual Arts
British Council





序言(二)

18、19世纪时，不少来广州贸易或旅游的西方人，往往会在当地购买各种工艺品，以作留念。大量迎合西方顾客喜好的绘画，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广州绘制而成的。今天，中国外销画成为欧美博物馆各类藏品之一。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向以其藏品遍及世界各国奇珍瑰宝著称。她的中国艺术藏品，亦品种繁多，质量精致，外销画便属其中国收藏的一个部分。

本次展览展出馆藏18、19世纪绘制于广州的外销画共208幅。我们为是次展览得以成功举办感到分外欣喜，不但因为外销画是广州各博物馆的收藏缺项，更由于这批展品题材十分广泛，生动地展示了18、19世纪广州社会的风貌。这批绘画，有的反映了广州的制瓷业、蚕丝业、制茶业；有的记录了各类植物、鸟、虫及乐器等；还有的描绘出当年珠江船只航运的情景，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历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其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是无容置疑的。

这次展览是我市与英国世界级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首次合作的项目，举办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可以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让广州的市民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本土的历史，而且对今后两地博物馆界的交流，以及对我市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必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我深信此次活动意义深远！

在祝贺展览举办成功的同时，感谢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感谢太古地产有限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和艾云·戴维斯伉俪的慷慨赞助，谨此一并深致谢意！

广州市文化局局长 陶诚





Foreword II



Paintings, among the many locally-produced artefacts, wer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ouvenirs taken home by western travellers and merchants who visited Guangzhou (known as 'Canton' at that time)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t was against such a background that a huge number of paintings for the export market were produced in Guangzhou as early as the 1760s. Today,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form part of the collections of many prominent European and American museums.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celebrated for its collection of works of ar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s a significant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of which export paintings constitute a substantial part.

In this exhibition, more than two hundred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the V&A collection to show to the public. We are delighted by such an occasion not only because our museums do not possess similar articles, but also because the subject matters of the exhibits are so wide-ranging that they illustrate to u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Guangdong society during the years 1780-1880. The subjects include boats, street trades, musical instruments, *hong* and *hong* merchants, flowers, birds and insec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ilk, tea, and porcelain. In brief, these paintings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Sino-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ir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s are indisputable.

This exhibition is the first joint venture between the museums of Guangzhou and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one of the world-class museum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UK, but also encourages further exchanges between the museum professional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exhibition is a landma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Its immediate impact will be profound, and its significance long-lasting.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for their kind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We also wish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Swire Properties Limited,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and Mr and Mrs Edwin Davies for their generous sponsorships. Last but not least, we wish the exhibition every success. May the audiences find the exhibition both enjoyable and memorable!

Tao Cheng
Director, Guangzhou Cultural Bureau

刘明借·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亚洲部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以下简称“维院”），座落在伦敦西南的南肯盛顿区，占地79,373平方米。她的成立，与1851年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有密切关系。当时大不列颠国国强民富，英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伯特亲王酷爱艺术，他在伦敦海德公园以大幅玻璃和铁枝盖了一幢临时展览厅，邀请全球各国将他们优良的产品送展。博览会在5月开幕，吸引了大批参观者。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富或社会地位，不约而同地在展柜间流连忘返。到10月博览会闭幕时，参观人数已超过600万。入场费的收益，扣除一切开支后还有可观的盈余。大会主办人决定用那笔钱建一所博物馆。经过6年的筹划和建设，“南肯盛顿博物院”于1857年落成启用，1862—1897年间又扩建了数次，1899年改名为“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到今天已有146年历史。其藏品之丰富，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1860年，维院购入第一批中国外销画。“外销画”是1949年后美术史家开始使用的名词。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间，虽然中国画工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卖给洋人的，但买家则没有将中国画分为“外销”或“内销”的习惯。欧洲人买中国画，是因为他们对这遥远的国家充满好奇。在摄影术未发明以前，图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事物的最佳媒介。事实上，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他们贸易的地方购买一些富有当地色彩的图画，不以中国为限，维院珍藏中就有不少印度水彩画和日本版画。中国外销画的历史不超过200年，到今天能自成一格，成为美术史家和历史家研究的对象，得归功于广州的一群优秀画工。他们技术精湛、头脑灵活，善于迎合顾客口味。中国外销画不独题材广泛，而且价格便宜，因而得以大量输往欧美各地。当年广州画工为“搵两餐”而绘制的图画，其中部分进了博物馆，成为今日研究晚清风貌的重要资料，这应是画工们万万料想不到的。

外销画在18世纪末已非常发达，题材包罗万有。美籍荷兰商人范罢克（Andreas van Braam Houckgeest），是荷兰东印度公司1790—1795年驻广州大班，1794年兼任荷兰使节团副团长，前往北京觐见乾隆皇帝。他在1795年离华返国时带走了1800多幅画，题材便包括风景、建筑、神像、历史故事、风俗习惯、官员、刑罚、游戏、各行各业、音乐、船舶、鱼、鸟、昆虫、花卉、生果、植物等

10多种。^[1]摄影机在1850年左右传入中国，但外销画还继续生产了一段日子。在众多传世外销画中，如何分辨它们的制作年代，是重要的课题。绘制外销画的画工，只有少数在作品上留下姓名或制作年份。外销画的断代，大部分得倚赖间接的旁证。广州“十三夷馆”是常见的题材，但各夷馆的面貌，在1750—1850年期间曾发生过很大变化。现代学者克罗斯曼（Carl Crossman），根据各夷馆的建筑形式、夷馆悬挂的国旗、馆前的广场、馆旁教堂是否存在等细节，排出了十三夷馆在不同时期的样貌。^[2]他的考据已普遍被学术界接受。

但这种方法用于分辨以花卉植物为题材的图画，便不适合了。中国外销花卉植物画可分为三大类：1750—1790年间的作品，仍遵守传统画法，花朵和叶都较细小，画工又加添山石作背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本画册，是一位法国人于1776年在广州买的，其构图、画法和设色都跟展品《白菜花》、《金丝棠》那一系列非常接近。^[3]1791—1830这40年内，为了满足英国顾客对亚洲植物的渴求，花卉植物画趋向写实（见本书陈滢专题讨论）。这类画大都画在英国进口纸上，相信是因为中国宣纸太薄，经不起反复翻阅。英国纸很多都带有显示公司名字和生产年份的水印。瓦曼（Whatman）公司生产的纸张，自1794年起才有年份，没有年份的“瓦曼”纸便表示是1794年前的产品。^[4]按常理来说，画的绘制年份，应是水印年份后2—12年之内。因此，英国纸的水印便成为研究者判断画作年份的其中一种依据。第三类花卉植物画是从第二类演变出来的。它们也画得很逼真，但没有剖面图。这类画观赏性重于学术性，显然是针对非植物专业但对花卉有浓厚兴趣的人上面制的，画上既用洋纸，也用中国宣纸。制作年代估计也是始于1791年左右。展品《番茄》便是画在1794年前的“瓦曼”纸上。这类作品延续至鸦片战争爆发时才被通草纸画取代。

展览中有50幅描绘广州街头各行各业的绘画，是画在中国宣纸上的（见本书程存洁专题讨论）。这套画的第一手买主（姓名不详）在两张1781—1790年出产的“瓦曼”纸上开列了每幅画的英文名称，^[5]故可推断这套画（共100幅）是他在1790年前后买的。论及各行各业画，不能不提到“蒲呱”这个画工。1800年英国人梅森（George Henry Mason）出版了《中国服装》（*Costume of China*）一书，内有60幅各行各业点雕画，梅森说是根据蒲呱的原作刻印而成的。因为有此一说，今天一些传世的各行各业画便被认为是蒲呱的作品。其实，若将维院那套画和《中国服装》一书中60幅点雕画仔细比较，极度相似的固然不少，如《凿石》、《补履》、《补鞋》、《蒸酒》、《西洋景》、《补碗》、《倒屎》、《做袜》、《弹花》、《狗桩碓》、《独脚戏》等。但亦有部分在构图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如《写灯笼》、《舞猴》等。美国赛伦市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藏的一套也是100幅，^[6]可惜它们也未能完全吻合《中国服装》中的插图。严格来说，目前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维院和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所藏的两套广州街头各行各业绘画是蒲呱的作品。

茶、丝、瓷是中国三大出口商品，这三种商品的制造过程，自然成了外销画的热门题材。外销画的生动写实，展览中《制瓷》一套表现得最清楚。1743年乾隆皇帝曾命令绘制《陶冶图说》一套20幅。^[7]外销画工是否参考过《陶冶图说》不得而知，但两相比较，外销画中的窑炉、水轮及其他细节均比《陶冶图说》来得更富真实感。此外，《陶冶图说》画到“装桶”这个工序便结束，外销画却包括“水陆运输”、“入货仓”等重要环节，显然是为了满足西方顾客的兴趣。《制茶》一套共12幅，其中4幅在1808年被皇室版画家欧米（Edward Orme）制成版画，^[8]故它的



绘制年代应早于1808年（见本书周湘专题讨论）。《制丝》一套共16幅，不是单张而是连续式册页，这种装帧在外销画中较少见。画册应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产物，因为画册上的纸标签和浅蓝色丝带都不见于早期作品，而人物面部的画法，和《制瓷》、《制茶》两套有很大分别。19世纪下半叶，洋商购买的中国丝绸已不算大宗了，但在西方人心中，“丝”和“中国”有牢不可破的关系，故以制丝为题材的外销画仍然畅销（见本书江滢河专题讨论）。该画册最后一页上，贴有两方纸质小标签，分别有“粤东省城晓珠里英泰”和“吴俊画印”等字样。现代学者据民国年间编纂的《广州城坊志》作出考证，指“晓珠里”即今日的杨巷路北段，在当年“十三行”的北面。^[1]估计“英泰”是专做洋人生意的店铺。画工吴俊，生平失考。他的标签不写英文译名“某某呱”而写中文姓名，亦是较特殊的做法。笔者怀疑，不是所有外销画工都以“某某呱”为招牌的，除吴俊外也许还有其他署中文姓名的画工，但以前极少西方人看得懂中文，中文标签便被忽略甚至弃掉了。《制丝》画册于1901年入藏维院，吴俊这标签则是近20年才发现的。



欧洲人撰写有关中国乐器的文章，较早的有耶稣会士阿莫埃（Jean Joseph Amiot）以法文书写，于1779年出版的《中国音乐》（*Me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1793年英国首次派使节团到中国，团员之一的巴罗（John Barrow）回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附载了24种中国乐器的线描图，包括敲击乐器如钟、鼓、锣、钹、双木、云锣、木鱼，吹奏乐器如笙、箫、喇叭，弦乐器如琴、二



洋行
博物馆藏

胡、琵琶、三弦、月琴等。^[2]对比展览中12幅以奏乐为题的外销画，很明显看出这些都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乐器。遗憾的是巴罗认为中国乐曲“吵耳”，又误称奏乐器是低下阶层的职业。今日英国众多博物馆内中国乐器寥寥无几，恐怕是受了巴罗的影响。

自1820年左右开始，外销画工大量选用通草纸。^[3]通草纸质脆，必须裱在数层宣纸之上，再以丝带或布带稳定边沿。它的面积通常不超过30×20厘米，故不适宜绘画太复杂的题材。维院有一套《制丝》通草纸画共12幅，不及吴俊那套详细生动。展览中两幅《园林景色》，已比一般水准的行货画得精细了。1850年之前，中国行商如潘启官、伍浩官等人拥有华厦巨宅。到行商家中花园游览，成了每个访华欧美人士极力争取的“节目”。画中表现的虽不一定是潘、伍两家的“写实镜头”，但它描绘的是广州富贵人家的花园，却是毋庸置疑的。